

前沿人文丛书

---

# 力、爱与恶

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

POWER, LOVE, AND EVIL: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THE DAMAGED

[澳] 韦恩·克里斯多德 著  
王曦影 吴炜华 译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 / (澳)  
韦恩·克里斯多德著；王曦影，吴炜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

书名原文：Power, Love and Evil: Contribution  
to a Philosophy of the Damaged

ISBN 978-7-308-09939-4

I. ①力… II. ①韦… ②王… ③吴… III. ①情感—  
研究 IV. ①B84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8326 号

### 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

[澳]韦恩·克里斯多德 著 王曦影 吴炜华 译

---

责任编辑 叶 敏

文字编辑 曹雪萍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6千

版 印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939-4

定 价 36.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献给 Matthew

他的逝去是世界的耻辱

还有那个说“我被摧毁了”

并告诉我

那是什么意思的女人

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  
通过我，进入永世凄苦之深坑，  
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之人群。  
正义促动我那崇高的造物主，  
神灵的威力、最高的智慧和无上的慈爱，  
这三位一体把我塑造出来。

——但丁《神曲》第一卷炼狱第三首地狱之门

被你摧毁，被我摧毁。

——黑旗（BLACK FLAG）乐队《被摧毁》的歌词

## 致谢

我希望感谢：Lou, Betty, Tony, Ann Cristaudo, Jennifer Buckley, Bernadette Dempsey, Bob Catley, Paul Corcoran, Mike Dyson, Mark Huessy, Frances Huessy, Ray Hussey, Harold Stahmer, Claudia Landgraf, Gabrielle MacIntyre, Catherine Mahoney, Freya Von Moltke, Lelani Paras, Ulrich Paetzholdt, Alfred Roberts, Patrick Schmitt, Natasha Skradol, Woodrow Stephens, Janusz Syzak, Engelhard Weigl, Father Gregory O' Leary, Amanda Ryder, Lisa Young, 还有（一些长期受难的音乐同仁）Eric Bouvet, Lucille Bruyard, Sid Kidman, Stan Mastropolito, John West-Sooby（他不仅是位音乐同道，且作为我在阿德雷德大学讲授“力、爱与恶”课程时的嘉宾演讲者）；感谢 Michael Gormann-Thelen，他那极具有创造性的商业头脑，帮助我在最为困难的时期，看到泥沼后的曙光。

我衷心感谢阿德雷德大学给我提供住所和这一项目的绝大部分的资助；感谢许许多多我曾教授过的学生，他们的爱伴我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同样要感谢香港大学给予我机会将这本书完成。

最后还有尤金·罗森斯托克-胡絮（Eugen Rosenstock-Huessy, 1888—1973），这位现今几乎被人遗忘的基督教社会思想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大学教师 [是鼎鼎有名的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的朋友]，他的名字会不停地出现在这本书中。

当我认识到自己一直以来所采取的哲学方向的不恰当的时候，我正好发现了他的著作。这不是关于他的一本书，但是，这是一本没有他我就无法完成的书。因为，他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本书的各个角落。

——韦恩·克里斯多德

## 译者序

与韦恩初识于香港，当时我们的博士学业还未完成，拜读 *POWER, LOVE AND EVIL* 自然是囫圇吞枣，难以深刻理解；这本在书架上薄薄的小书，却是韦恩经历了十年的创作才得以完成的作品。十年以后，在这本书即将要翻译为中文之际，我们也遭遇陷入了他思想的迷宫之后最先遇到的问题，即如何翻译“POWER”、“LOVE”以及“EVIL”这三个如此平凡又内涵深远的小词。

这是一本解读人类历史、思想史和宗教史中关于“爱”如何平衡、操纵、变化为一种博大而永恒的“力”，又是如何失衡、偏激、蜕变为“恶”的哲学自省之书。韦恩将他广博的学识、生命的经验、他对苦难文学的偏好，以及对摇滚乐的见解，都融汇在这本书的写作之中。而其行文中，通过“力”、“爱”与“恶”这三个词汇之间的互动与语义转承，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部时经十年的自我反思与痛苦沉淀的个人小历史，也为我们展现了自宗教史发端的那个时刻起，人类社会那创作力与破坏力相互角逐的一种文化场域。

这一文化场域，首先是启蒙于“爱”的概念，并因对其的解读而得以彰显。关于“爱”的社会词源学的定义浩若群星，我们翻遍群书，也不免迷失在关于“爱”的自我悖反的界定里；但是，

在我们还沉湎于爱的自我呈现、世俗力量与个体性纠结的时候，韦恩却将爱提升至一个形而上的语境中，自宗教与神学的文献中寻求“爱”之哲学意义的反身性思索的可能。

那日料峭寒风里，韦恩来北京访学，我们在什刹海边坐看枯枝寒潭的时候，韦恩说，古亚洲的“爱”文化也是狂放的；他惊奇的是1883年，在维多利亚的黄金年代里，理查德·F·伯通所翻写的《爱经》——将古印度的两性智慧写入现代“爱”的学术典范，其中关于男性追求术和妻子的行为典范的内容不过七个章节草草了事，而对别人之妻的勾引与情妇大法却分六个章节细细道来，如何吸引他人再两个章节，另有十大章纯粹技巧式教导。古印度对于爱的描述与迷狂，后来衍生为《爱经》，也化身为佛经中对爱与本能、爱与生命哲学的种种辩证性思考。

《大毗婆沙论》卷二十三（大正27·119a）是如此描绘爱的：“云何为爱？谓虽已起贪爱、淫爱及资具爱，而未为此四方追求，不辞劳倦，是爱位。”《俱舍论》卷九（大正29·48c）则说道：“贪妙资具，淫爱现行，未广追求，此位名爱。”这讲的是人性的“渴爱”，平凡众生都会遭遇那有如渴者求水般激烈的欲求。爱是一种欲求，一种生理本能的激发，佛经由此讲爱分为色爱以至法爱等六爱，也出现了欲爱、有爱、无有爱等三爱；佛经中关于爱的教义远比儒家经典里的“爱”或英语的“LOVE”要丰富复杂得多。

如是多层次多元的爱的经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每每是被束之高阁的。关于爱之对立面，以及这种对立面如何以令人惊惧



的力量改变世界的描述，是缺失的。爱在儒家经典里是类属于“大爱”与“仁爱”的范畴。如《论语·宪问》中，“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孔子提及“爱”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型仁爱，“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汉书·叙传下》）；这是一种功能性的世界观，横贯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的正统教义。而这些“爱”的诠释关乎了“感情”、“欲求”、“仁义”等人类社会根本性的情感结构和理念，与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关于爱的某一些描述是非常相似的。

在基督教的文献中，圣保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3章如此歌咏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一种形而上的博爱，呼唤人类的信服与自我净化，但基督教教义中所描绘的神是有脾气的，对世人之爱更有怀疑的；平凡大众又如何以凡身肉体承付“爱”之力量？所以每每有“爱”之怒火要荡涤世间的种种“非”爱之名的丑陋与邪恶。

所以韦恩说，世上无纯爱，“爱”只是链接庞大的人类哲学天平的一个符码，该天平以“POWER”为平衡器，一头是“LOVE”，另一头则是“EVIL”。但“POWER”这一词汇，使我们在阅读时以及之后的翻译工作中感觉尤其为难，“POWER”究

竟应该理解为“权力”还是“力量？”我们怎样在阅读中寻找韦恩笔下的“权力”与复杂的福柯式的“权力”框架之间的关系？行文中 194 个“POWER”出现在对繁复的历史文献的文本解读中，出现在对流行文化的分析中，出现在对宗教神学那史诗般教义的解构中，它们承担了远不止于“权力”、“力量”这些直译中文词汇的含义。

另一方面，“POWER”这一词汇在很多社会科学的“权力结构”语境中承担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本书对《君主论》、《疯癫与文明》，对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解读，基本是上遵循着社会科学传统中对权力理论和欲望理论的批判与重建；而现代社会中的权力形式的表现以及主体性的挣扎在本书的阅读中也有所彰显。

但韦恩写作本书的目的并不在此，而他笔下的“POWER”一词的意义建构也不止于此。“POWER”并不止于权力。他认为，“POWER”彰显了某种原生性的、自然性的哲学力量，它远于阶级的出现、国家的诞生而扎根于人类的行为互动与情感建构中，并呈现出有如忧欢双面神祇一般的视觉化的表征。“爱”以及由“爱”的迷狂、偏执、绝望、无能而产生的邪恶，或邪恶以“爱”之名义以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重新建构了现代社会的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图景。

邪恶滋生于爱的破碎，这也正是它的期望——爱的破碎正是邪恶钟爱且寻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创造了爱必然

重生的情形，以免我们消亡。爱自由地产生，邪恶驱赶爱离开我们。邪恶的悖论在于它是死亡、疾病、破坏、侵犯、恐怖、恐惧，同时，它的生存带来了爱，否则的话，爱就不能产生。并不是所有的爱都在应对邪恶中产生，然而，爱有能量从邪恶的废墟中重生。

力、爱与恶就如社会命运的转轮，在韦恩的理论框架中，是它们在循环往复、螺旋性地推动着现代社会褫夺自身的人文尊严和科技理性，也推动着他反思当代理论的不满。“该书始于对众多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方向和成果的深刻不满。这一不满源自于上个世纪社会哲学造成的破坏性的负面的现实。主要在于它为某一特定的人群寻求正义或更多的权力，它没有视爱为真实的力量，反而倾向于关注社会权力的标石和界限。”

本书八个章节的写作是从邪恶与灾难的必要性开始的，人类从自我的献祭与灵魂的净化中，在种种不可抵抗的痛苦中探寻生命的意义，这是否是推动我们自身和这个星球转动的根本力量？在疑问中，第二章以“牺牲：爱的终极需求”的核心主题为我们掀起了一幕沉重的人类心灵史；而第三、四、五章紧紧跟随，为我们解读关于“邪恶与幽灵”、“被摧毁：邪恶之逻辑”以及“否认与邪恶的消灭以及主体对邪恶之消灭的否认”之间的关系；这些章节书写了人类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中在“爱”的旗帜下种种邪恶而“美丽”的日常性演出。本书的第六章以“真理与信仰”

为主题词开始探索其作为“生命力量的形式与符号”的表现与意义；此后第七章关于“爱与正义的局限”从《正义论》的重读中再次反思“正义”的现代性力量的化约与社会性想像，以及此种想像中“爱”的自身挣扎与沦落；本书最终归于“爱与恶如同经历了炼金术的重重磨难终于在力的两端相互转化”。

这是一本有趣而复杂的哲学小书。它带领我们看历史，却在诗意的描绘中有意地忽略了历史中的金碧辉煌和繁华胜景；它警醒我们在那些推动历史的力量之下，爱与邪恶之间那灿烂如夏花的欢娱与仇恨；它引导我们在摇滚乐、诗歌、戏剧与宗教典籍的表演中欣赏生命的寂寞与华美，但又为我们深描了在文学与艺术的语言下日常生活的自我沉沦；它以巴洛克式的语言给予那平凡极致的爱与邪恶一种哲学的立场，它谈到了爱、谈到了挣扎之后的爱无力，以及每一张爱的面孔下所隐藏的邪恶。

2011年已然是行事历里黯淡下去的小历史了，冬季来临前，电脑崩溃之后，无论是一年中情感或是理智的记忆都模糊了许多，《力、爱与恶》有如一颗闪烁在行事历里的红星，时刻提醒我们，一个赋予爱以理想、想像与意义的时代终于要终结了。当我们在谷歌图书馆和IPAD中数字化地阅读盖瑞·查普曼的《爱的五种语言》与《爱经》的时候，当我们沉迷于爱的培训与纯爱消费，流连于偶像剧与娱乐版的爱情场景中的时候，我们对科技的热爱终于造就了新一代的人类，却浑然未觉新时代的爱与邪恶的力量法则正在推动着身边的哲学宇宙。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巨灾与邪恶的必要性 / 29

第二章 牺牲：爱的终极需求 / 54

第三章 邪恶与幽灵 / 86

第四章 毁灭：邪恶之逻辑 / 101

第五章 否认与邪恶的消灭以及主体对邪恶之消灭的否认 / 135

第六章 真理与信仰或生命力量的形式与符号 / 162

第七章 爱与正义的局限 / 210

第八章 邪恶炼金术 / 234

索引 / 270

## 前 言

真实是具有衍生性的，即真实可以创造随之而来的事件、行动和事实。何谓衍生性则取决于力的定义。这本书中力的概念指的是一切创造和毁坏的根源。它是生命的能量。它在人们的生命中产生，是生命基本的力量或能量的一种衍生。人类是生命力量的一部分——力量不能在生命之外，也不能超越生命。这个概念对于古代的人们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倾向于认为生命是由神秘力量所掌控的，他们称这些力量为神。

这本书极其推崇爱和邪恶都是力量的观点。它们都是衍生性的，即和其他物质的动力一样真实。更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所有力量当中，这两样蕴涵着最多的意义，于是，特别对于人类而言，是最有衍生性的。如果说，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爱，那么可能不那么确切，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没有爱的话其他一切都没有太多的意义。如果爱是克服邪恶的工具，那么爱的消失必然带来失望与毁灭。

我们表达我们所重视的。我们重视我们所爱的。我们也“重视”邪恶，因为邪恶是爱的敌人，我们希望保护爱远离邪恶。在

很多情况下，那些令我们恐惧令我们憎恶的被我们视为邪恶。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并不能排除邪恶可能源自爱，甚至是由某种特定的爱所导致的；邪恶可以看成是爱的对立面或者是被误导的爱——这一邪恶被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sup>[1]</sup> 简洁地喻为真理的对立面。邪恶滋生于爱的破碎，这也正是它的期望——爱的破碎正是邪恶钟爱且寻觅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创造了爱必然重生的情形，以免我们消亡。爱自由地产生，邪恶驱赶爱离开我们。邪恶的悖论在于它是死亡、疾病、破坏、侵犯、恐怖、恐惧，同时，它的生存带来了爱，否则的话，爱就不能产生。并不是所有的爱都在应对邪恶中产生，然而，爱有能量从邪恶的废墟中重生。

早在 1500 年前，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sup>[2]</sup> 对爱与邪恶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寻常的透彻分析，他认为邪恶源自错误的爱，源自爱了不该爱的事情，源自我们只爱自己，或者源自我们所追求的是以损坏我们的邻居和爱的来源本身为前提。爱的来源是那么重要，奥古斯丁将其等同为身为创造者的上帝。许多当代社会的心灵不再容忍奥古斯丁所崇敬的上帝之爱，认为上帝不再值得去

---

[1] 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哲学家，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人物。他的主要作品有《非此即彼》、《日记》，等等。他被公认为存在主义的精神之父。——译者注

[2] 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中世纪基督教最著名的拉丁教父，卓越的神学家和哲学家。著有自传体作品《忏悔录》（*Confessiones*）及长篇作品《上帝之城》（*City Of God*）。——译者注

爱，因为他创造了比爱与智慧更多的仇恨和无知。不管这一论断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建设自己和世界时有没有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存在是充满力量还是无能为力，关于邪恶的深刻洞见确实源自神学，如果忽视了这一洞见，奥古斯丁对我们毫无益处。

该书始于对众多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方向和成果的深刻不满。这一不满源自于 20 世纪社会哲学造成的破坏性的负面现实。主要在于它为某一特定的人群寻求正义或更多的权力，它没有视爱为真实的力量，反而倾向于关注社会权力的标石和界限。弗洛伊德 (Freud)<sup>[1]</sup> 和他的追随者是重要的例外，尽管弗洛伊德曾是斯宾诺莎 (Spinoza)<sup>[2]</sup> 的门徒，这一机械论哲学家将爱等同于欲望和宇宙，它们总是要顺应法则，于是我们能够最终将其规划。基督教神学家有另外的观点——基督之爱 (agape)，爱是神圣或宇宙的礼物，它终将不可预料地出现，并在某一特定的时刻击中我们。这样的爱会彻底改变人的生命过程，也会改变世界的过程。我认为斯宾诺莎是个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个高尚的人，无论比那些犹太教堂驱逐他并诅咒他的早已被人遗忘的人们，还是比那些力图搜索、迫害、惩罚或消灭他及其追随者的基督教徒而言。但

---

[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犹太人，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及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被压抑的欲望绝大部分是属于性的，性的扰乱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译者注

[2] 斯宾诺莎 (Spinoza,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我认为犹太—基督的基督之爱的传统留下了日久弥新的关于爱的本质的强大真理，不能简单被爱欲（eros）这一概念取代。

基督教专注于爱的传统也创造了一种看待智慧的方式，避开了前基督教、更现代或后现代对于精神的角色的理解：它将智慧的目的定义于发现何处有爱，何处产生爱，以及人们应在何处并怎样屈服于爱。这一传统认为爱（邪恶也一样）使其真实。诚然，柏拉图（Plato）<sup>[1]</sup>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up>[2]</sup>也认识到这一点，亚里士多德用爱创造了不动的原动者（unmoved mover），柏拉图使得他的创世主上帝事必躬亲，无论大小。最早是犹太人、基督徒和（后基督）新柏拉图主义者将爱的角色提升到一个高度，使得后来的哲学家和诗人在爱的光辉下寻求智慧的光芒。当基督教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哲学家但丁<sup>[3]</sup>，在《神曲》中，歌颂爱使太阳和星辰转动，歌颂这一照亮的力量，歌颂它激发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光亮。同样的，他说的地狱没有智慧，并不意味着地狱中没有演绎推理或者真实不可被认知，而是人们创造的恐怖和恐惧的

---

[1] 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译者注

[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译者注

[3] 阿利盖利·但丁（意大利语：Dante Alighieri，1265—1321），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意大利诗人，现代意大利语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开拓人物之一，以长诗《神曲》留名后世。——译者注